



徐文長三集卷之廿六

明會稽

徐

渭

文長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墓誌銘

宣府萬仝右衛經歷楊公墓誌銘

友人楊子完其父經歷公死之後二十年以父行可

誌而銘而久缺且私謂渭雖窮士而稍文乃請渭爲誌而銘之公諱總字大綱其先居黃岡五世祖允中從高皇帝以武功授神武衛百戶移守海門從征安南死之加千戶子吳襲永樂初使守紹興因家焉吳第昇生能能生冕冕生惠娶潘氏生五子長卽公公始爲府諸生時以文高廩正德末遇例乃輸粟入國子監祭酒趙公延教其子愛重之及拜遼東瀋陽中衛經歷爲薦於撫臣稍見噐任公遂條錄邊事申肯綮當事者嫉之已而遼三城卒俱叛或縛撫臣實

亦公條所及事時當其變者巡按曾公銑簡公走京師協諸老議馳歸定策撲首亂者斬四十人於通衢城遂定事聞天子亦賜公金會母死去位服闋以前職補萬全右衛至則受撫按命按邏將卒誘殺虜中脫歸者却其賂論死事甚偉且曰若是則絕歸者望而以間諜資敵人教將卒殺無辜以要私賞宜加顯僇示將來撫按者心然之而重改故習動一槩友公議久之懷來缺通判又命公往攝遂死懷來實嘉靖某年月日柩馳驛歸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娶史氏

後公若干年卒以其年月日合葬焉子三簋節範節
卽子完銘曰

聞君好奕善飲酒醉不妄言奕不校居鄉閭居官
皎大事張膽小事笑廿載銘之胡用早事父乃定論
益了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
諱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戶某之弟爲澂江府諸生
美丰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褚氏太君生宜人

有文公年二十一病死時渭府君已舉于貴父之始
拜巨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旣道病死殯
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
時王先生之尊公諱理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于
府君爲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潞南
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于麗道
遇宜人姪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媒徃不入其後
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訟其母家負嫁時所與田
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家雲南爲千戶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三
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楊旣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屬其稅于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當始嫁宜人時利壻家財縱家亦不令其在鄉今更利謂府君征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及嫁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嚙宜人臂以別故其當府君仕及解官歸卽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益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迫後家零落舊使

侍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涓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一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嚙涓臂以決而命火其骨歸太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某年月日合府君塋焉宜人性絕敏畧知書其持身嚴毅尊重內外莫不敬憚其描寫俎醢爲世女師其才畧酬應畜釀種植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塾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涓則窮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涓粉百身莫報也數欲携涓走其鄉謁太君時節

且莫數爲渭道其鄉親故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渭日
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
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友在江川養其姪某家時兄
潞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
聞也痛哉渭旣以宜人寶渭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
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履特詳而收涕
以銘之銘曰
魂欲往兮柰兒在此魂欲留兮柰母在彼愛母與兒
孰少孰多魂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父之長男先嫡母童
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則
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蹴
踴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徃徃負之
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渭少依繼母苗
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已子時或以兄無子今
改卜先人墓地師曰是利末支兄曰今弟有子足矣
然兄終無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

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度幾一
遇神僊焉而卒不得其客游則多在湖州間所更嘗
廣破舟瞿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值
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兄曰溝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
古直不逆詐沉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真可托
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弘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
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溝知縣零
陵將先生者鑄鼎稽山中將一往東陽及再來而哭
兄於寢矣以某年月日葬父母側合嫂楊銘曰
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兄所志第所知歷名山僊與期其魄雖葬于此其魂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
仕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
州龍里衛戎籍鄉舉而隨父官滇時嘗記姓名於衛
學於是一旦挈嫂氏往入衛學者輒第一衛諸生忌
之相鼓告詐冒其後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
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

試而布政使職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
日與兄啣杯心注焉而兄竟以痢昇歸衛迨唱名入
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今卒遍號之城巾而兄竟以是
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
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貲走萬里道與僮僕食糲衣
簷入洞箐穴虎處取穀息于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漉
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
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
上宮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簪花袒絳繒

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文故自撫按
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俗獷悍少
焉輒忘其好或拳歐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弘治某年
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媿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塋
父傍無子始兄將去筮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
驗銘曰
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
命也夫

亡妻潘墓誌銘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涓追有之以其介似涓也
名似字介君介君慧而樸廉不嫉忌從其父官於陽
江時時拾無所記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涓贅其家
者六年終不私取其家之付藏者一縷以與涓父自
陽江陞趙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
勿泄於母介君怯焉卽以投於兄與涓正言必擇而
後發恐涓猜蹈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
宗親僮僕婦女婢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
一名枚娘時夢月及產頑然咲謂涓曰無異也介君

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媪入
自後戶犬逼之躍積稻中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蒼
頭夜網魚歸汨門忽墮水起而懵然有神馮焉聲音
言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悲兒子責無禮於其
所親某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死其家年
纔十九以其年月日歸其柩葬舅姑側去可三丈許
銘曰

生而贅其夫死而不識其姑女雖慧魂悵然其踟躕
生而綴其珮死而歸于其妹女則廉魂釋然而勿慙

生則短而死則長女其待我於松栢之陽

蕭女臣墓誌銘

吾友雲萊子蕭女臣翊年三十九而死葬未有誌銘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亦不知爲其父請乞而諸友則數屬渭久之渭追誌母兄妻而女臣於渭好兄弟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瘠峻捷輕步履如飛性絕聰明亦絕踈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其叔提學副使公諱鳴鳳者深愛之歲具衣食令就渭亦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

諸子僊釋經錄及古書法以故楷甚精摹十數種死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僊釋則不求甚解獨心竊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周江郎山人與渭過宿北庵上人之所從玉芝師者歸則翩翩然欲飛去晚尤喜與人飲謔每自其贅婦錢塘朱家走其家中梅踵不旋輒走渭所寓禹蹟寺中與諸所好同席枕或累數月無日不痛飲眇世事感慨百集病且劇猶臥寺中渭與葉子肅侍之月餘而始歸中梅焉女臣既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業獨守一第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六 九
子負心益厭苦之或爲人師所得僅資一歲至是又
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曠蕩于
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穉小始而寄散養
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某年月日死計至渭哭寺
中幾絕以某年月日葬某所不給渭與某稍會歛以
遺銘曰

枕耶席寺禹蹟欲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高君墓誌銘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

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
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
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劍少卽露鋒鏑師
叅議胡公某某數睨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
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買
數致千金歸則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旣又澤其宗連
若窶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于是自家至
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顛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
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爲營且費往往傾囊然至貴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六
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甌不得也晚
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于義時召客把纈
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輒
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
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猶睛睽睽若果
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在平清豐時當吾
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沒頸來
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絕素
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恠之

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爲及繫君每
入餉我必日反而啼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
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葬也
諸子來告日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
告所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
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擲狸睛眇跣緡過我之日兮風伐木
樸兮檄爾兮孰

潘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會稽人其先金陵其徙則自赤烏中仕吳爲郎曰安樂公者始迨元明間而有志道志道生壽延壽延生全一全一次子曰慶者有子三人而公最少全一之最少子曰澄無子公後之遽使公殖貨公曰先世並巖居無是也乃別用讀法起得主簿之陽江而廣故渴才吏諸大吏爭役公巡按者爲休寧洪公垣知之奪使攝恩平及行恩受告書得數百紙訝曰攝固才寧不辨此悉焚之公又白放冤死及流遣十餘人聲大起後巡者顧惡其然檄使按公幾

敗簿職邏故事歲一行鄉落橐不飽不返公痛一屏格至是當代覲諸鄉老連括三歲橐持酒牢以贐公公固卻諸鄉老涕曰阿爺耶都不記曩苦廉而得按耶柰何持空橐走萬里道卽饑何以飽旅店耶公始爲什一內之歸半以貸親舊之婁每報逋笑不問其初以女甥某也謬以文不責聘公娶兩太君始金全死繼以羅金子濤入稟得丞驛女卽甥某者羅子潮讀父書行當仕女適史楹幕府書記也子若孫輩娶嫁並仕族公生正德某年卒某年某月羅卒後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六
公以某年月日合公金葬其所某謹銘曰
小吏而苦廉食幾於無鹽孰使之鹽大吏則然內橐
也以祖卒散之也如土仕也哉指可數某也斥鷃偏
其不遠則負公館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濬字潮源號素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
祖翁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簡先生其子蓋徙諸
暨入 明至瞻後家山陰瞻子臯徙清道里臯子俊
娶平當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生

十歲輒抱書以數言活父御史臺中人奇之及長脩
身表俗務厚人道嘗瀹肱劑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
至閨闥冬煖衾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暴死倉
卒請毋木以殮覺母少色忤遽徹妻喪治母木廬火
翁以構忘母辰一弗壽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
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事尚往往作嬰兒啼其於人
好解劇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
膽云子曰鳳陽籍諸生以俠坐誣死孫系綬紳屬銘
予辭以繫至再輿石入遂書銘曰

御文長三集 卷之五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往矣
巷無居人蓋美不勝書也吾取其大者以銘

題徐大夫遷墓

代

大夫諱鋠字克平喜竹故稱竹菴主人從祖戎籍以
弘治己酉雲貴鄉薦始知巨津州至夔州府同知茲
以萬曆七年九月廿有六日再改塋于此合以童苗
兩宜人祔以季子渭之母苗君及其兩婦曰潘曰張
童宜人所出伯子曰淮婦楊仲子曰潞婦童墓去此
以步計祭可告以合饗大夫於予考按察使本誠翁

爲姑之姪曩嘗同事于雲貴間甚驩也及是予八十
有二矣渭以親好中及見大夫者止予一人在題大
夫墓非予不可故來請題表姪龍溪居士王畿

自爲墓誌銘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於
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又
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
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
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爲干祿文

字曠棄者十餘年及悔學又志迂濶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譜滿席間故今齒垂四十五矣藉于學官者二十有六年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人且爭咲之而已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卧不起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廬人爭榮而安之

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踈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干耻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無以葬獨餘書數千卷浮磬二研劔圖書數其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劔畫先託市於鄉人其遺命促之以資葬著稿先爲友人某持去渭嘗曰余讀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

徐文長集 卷之廿六 五
問諸編倘假以歲月更用繹紉當盡斥諸註者繆戾
標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竒將
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僵仆
迓外物而今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為知
斯言蓋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
四日夔州府同知諱鏊庚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
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
者六年為嘉靖庚子始藉於學試於鄉

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死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
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
死為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故繼出曰杜
纔四歲其祖亦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葬之所為
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杼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兢兢繫固允收豈可

以無生生何憑

叶音逢

畏溺而投早噍渭既髡而刺遲

憐融孔微服箕佯狂

叶

三復蒸民愧彼既明

叶

墓表

陳山人墓表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為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
 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
 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
 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塋事阻湖之行又以
 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
 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今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
 為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

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
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
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穎悟絕群年
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
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
不喜握鞭馘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平生一旦鬱鬱
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
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受官着
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

其僊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於
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
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
釋凌跨恢弘旣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
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旣已間出
已意工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歛越曲綠章
釋梵巫史祝呪擢歌菱唱伐木輓石殫辭儼逐侏儒
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闍籌稗官小說與一
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聵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

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卽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拔窮士士或徃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徃復箋札援酢去留目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

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諮司巨公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旣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雄談濶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徃金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官又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

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第若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虛夜調食飲紉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遊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憤談埋道辨世務又六須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盡知山人耶故予畧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都君當朝莫以予表若柳君狀並告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山真

入夫教中融牀以而置身
問其妻之破且情肉出味故又意其觀也此亦與山
事擬不賤山人然其寶可賦具而賦幾買身安女未

徐文長三集卷之十七

明會稽 徐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行狀

師長沙公行狀

先生姓季諱本字明德別號彭山越之會稽人也其

魯祖諱良佐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妣戴氏封太孺人祖諱駿登天順乙丑商輅榜進士廣東按察司僉事妣徐氏封孺人父諱翔以先生貴贈奉政大夫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母劉氏贈宜人季氏之先魯公子季友爲僖公大夫賢而有功賜氏其字宋南渡時有爲會稽守陵使者因居攢宮里元僧楊璉真伽發宋諸陵悉焚陵衛署季氏惟一人不死於火乃卽故址居焉至國朝景泰中徙家山陰之寧恩里則自僉事公始至先生復遷會稽之稽山里禹蹟寺

之東蓋宋魯文清公之故址云先生生而穎異侷儻不羈每從其尊人用無公讌集親友家座客命占對隨其所難恠奇俗雅無不應口立就人咸驚異十五學爲古文落筆輒千餘言十七通春秋補郡學生時僉事河南吳公瀛分巡浙東集經士尤屬意於春秋一見先生以國士待之因令入省讀書菩提寺中蓋弘治甲子歲也秋果以春秋中浙江鄉試第三名爲座主月湖楊公廉所器重而先生之伯兄東所先生亦以春秋領辛酉鄉薦至是先生與偕赴禮闈凡治

卷之十七
裝若家務先生悉稟命焉太夫人見其然則別取數
金置先生篋笥中使得展其私用及下第歸先生取
數金還太夫人封識如故其誠樸類如此戊辰再赴
禮闈試以目疾不終庚午秋用無公卒先生哀毀踰
節居喪先生未嘗一入私閫癸酉四月丁丑夫人憂
如喪用無公之儀乙亥服闋丁丑再赴試登舒芬榜
進士先生於是年三十三矣自甲子至丁丑家居凡
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每讀一書輒欲究其始終或
疑義卽不憚遠求博訪隨其人而師之上自聖經

下逮星曆度數地里兵農之學亦必究極精微然皆
務多聞未及要領及新建伯陽明先生以太僕卿守
制還越先生造門師事之獲聞致良知之說乃悉悔
其舊學而一意於聖經因取大學讀之沉思者半年
而始悟其一以貫之之妙移視他書無不一覽而通
者及是成進士猶欲舍仕而歸就學新建伯以書勸
之仕乃隨例叙選正德戊寅授福之建寧推官值宸
濠反江西新建伯方發兵討之而建寧有分水關自江
入福道也先生請于所司自往守之會巡按御史某

公以科場事檄建寧守與先生並入守以書促先生先生復書云建寧諸無足恃所恃者有吾二人爲人心所係耳設因科場棄去是不知輕重人必以爲非真爲地方計者後日欲收人心豈可再得况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返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預料土寇生發難保其無微吾二人其誰守此即使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刻有尊名傳播遠邇將以爲不知所重貽笑多矣距違巡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之竟不往踰年土寇起古田諸縣間

所司檄先生治之先生往來諸縣凡閱月獲渠魁帝八等又用間掩捕其餘黨諸縣悉平嘉靖壬午給由赴部考最癸未召入詣吏部試擬五星聚管室上修德應天䟽先生所陳大率謂天道遠人道邇卽有吉祥須修德以應之否則安知其不爲災耶且言天下有四患則所謂西北之邊防東南之財賦京衛之團營太倉之漕輓而未復以納諫歸之人君時太原喬公爲吏部尚書見而大奇之置第一䟽名以請授監察御史不踰月兩上䟽論救給事中鄧公繼魯

御史馬公明衡朱公浙遂得罪貶揭陽主簿馬與朱所陳處 昭聖慈壽太皇后及 今上兩宮間事二公者已下獄且不測其論救尤人所避不肯爲者在揭務以道化民舉鄉約行之不數月俗大興起有自旁縣來觀其成者時新建伯奉 命平思田方駐軍于梧檄先生往議軍務至則思田平移駐南寧今所招王受盧蘇二酋者征八寨搗其巢其後兵稍玩餘黨尚逋聚山谷間新建伯命先生以兵符往至則會總帥詣諸營宣布威信二酋者益奮不旬月八寨以平既乃條其事宜請于新建伯爲次序行之新建伯始建敷文書院於南寧至是遂留先生使主教事至者日以百計先生爲發明新建旨提關啓鑰中人心髓而言論氣象精深擺脫士翕然宗之南寧至今傳新建學大抵先生功也未幾新建伯還師廣東待朝命先生亦歸揭陽以長吏缺佩堂印揭戊子巳丑間連兩歲饑民多轉死先生既具狀白撫按乞上疏請蠲稅不得因大發官帑以賑之復勸富民出餘粟以貸貧者爲定其月三之息俟秋稔取償不給則招

糴以繼之而漳舶侵糴爲寇米直益踴先生設法申
令若將掩捕然者由是舶不敢近而商始通民賴以
全活不可勝計夏擢知弋陽其爲政悉如其在揭時
故大學士桂公安仁人也以復 召道經弋一見先
生遽起立握手言曰老夫家食聞公名舊矣今者復
蒙恩將入侍 天子茲行也公將何以教我先生爲
言 朝廷銳意圖治敦典創制孰非所當舉者顧先
王之治天下以仁而其所以致治者有漸方今天下
病矣設欲求之莫若先以富民民富則基立而萬事
可舉且愚嘗三舉荒政矣民多富則補助易爲力多
貧則賑濟難爲功故爲今之計卽如孟子所言使菽
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未必非今日急務也又時
論以新建功蒙賞太厚先生則又爲公言 國家於
人臣錫典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如耳爵上公加
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于溫懿操莽其可以靳于
周公乎公意悟深嘆服謂相見晚及入欲大用先生
會先生與當道有隙未果後遣其子還戒之曰途中
勿妄接人過弋陽敬謁季尹爲我一致謝其見重如

此辛卯擢蘇州同知甫八日擢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時四方同志多聚南京而先生職清散入操管頃刻了公事日惟與諸公講明舊學而已踰年主客司郎中鄒公守益以疾乞歸已驗報時侍郎黃公視部事與首相有隙吏部希首相意因指驗久不報請檢劾事連先生出通判辰州辰故新建謫龍場時所嘗經寓地其於良知旨士徃徃有聞一聞先生至執經者滿庭廡先生爲擇辰陽書院居之月九至其處親爲講授士爭自洗濯相奮起一時號稱多賢永保

兩宜慰舊在梧知先生至是數相讎殺變將起聞先生在各以百金來饋先生却之遺尺書諭以修睦事遂解郡多火救者無法先生爲籍城中民爲四班地四隅置長鋸大斧若干具今日卽遇火聽民爭執以往梯屋冒火劈截者受上賞逼者次之曳煨材者又次之而自持廢書詣火所視勞上下拽廢書紙題其賞數使人齊高傳披諸勞者衣裾中明日各持紙來受賞于是民貪賞不約而赴又貪上賞爭冒火煨材不聚則火寡助如此縱令火不爲患矣丙申擢吉

安同知吉故大府稱文物而民俗頗黠治於辰爲難先生旣負碩望當道悉更以難者集先生而民有所寃亦徃往來求直積案盈几處分割劇畧無留難又以其暇聚徒講學于青原山時講學者多習于慈湖之說以自然爲宗先生懼其失師門之旨也因爲龍惕書以辨其疑似諸同志稍不以爲然則遺書江之鄒聶暨鄉之錢王四先生再三徃復而說未定先生亦自信其說不爲動久之諸先生者亦多是之戊戌擢長沙知府先生至此蓋歷官去家者十有三年矣

始便道一歸得以舉故郎中時 恩贈於其二尊人

畢卽赴長沙長沙亦大府其俗頗類吉而先生治吉時政尚嚴同志有以書規之者其治長沙率從寬簡然于懲奸猾則一毫無所貸豪家疆宗苦之乃肆爲詆誣以惑言聽先生持之愈急其後豪民中有一二逋逃主事覺畏窮治乘 覲期脫身走京師爲說中

于是先生竟以考去計在長沙凡兩年耳兩年中又半居外治他事而府中諸廢墜無不時舉奸黠無所容又以其餘力祠西山構嶽麓而荆襄之役戮力其

間則所謂報功育賢而勞事皆無而有之者而顧以此去人皆寃之而先生處之淡如也方先生入覲首相與先生爲同年而同年中與先生最善者又素善首相因以書托先生致首相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不上及罷官啓視之果薦已書也先生益自喜而惜先生者謂先生方以荆襄功爲撫按交章論薦宜自疏請以功準其不知者則謂長吏入覲類宜遍括所治物彙載交權門以自爲而今不然宜其去也先生聞而笑之曰剝民脂以自爲者此其人未必有濟

卽如濟辟諸割地求和隨索隨與安有了期至于人臣有微勞乃常事耳舉以準過不已薄乎遂詣闕謝天子以歸歸則載書携諸子就居諸禪室誦讀其中而先生手自校讎迄晝夜寒暑無間者凡二十三年所著書爲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子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爲卷百有二十六要以已意近發師說遠會聖心節解貫穿悉歸于一而後已其有不合者輒握管終日以相角非特經義

理道已也雖典章政令之出於古爲今人所不及見者有乖於理先生悉掃除之必出于已歸于一而後已既又窮九邊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迹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原則又涉淮泗歷齊魯登太山又歸而自江入閩者踰年過從訪訊悉皆名士其所最禮敬而切訂者於鄉則有龍溪王先生於四方則有雙江東廓中離念庵栢泉荆川遵巖諸先生或彼此日馳月赴而歲至以故其於理道之微經世之務謬也之辨破舊更新靡不窮極肯綮而諸先生者亦自

以得先生而大有所裨其所居與其所至士多以此師先生而先生亦以此而教人以故出先生之門者多博洽執持奇俊之士若江之陳君昌積鄉之錢君梗始以文章老釋自高于世終亦舍所集而就業于先生焉先生性至儉數年不更一衣至其施與值所宜雖倒囊勿吝人有過務爲掩覆有善務爲宣揚有困窮務爲周恤有求薦者務盡其力之所能亦或不求而自爲之薦者至于以非義則矍然而起與人無厓角雖僕隸若可仰而親之若當大事見定而策

決雖千百人亦不顧以理卜禍福或奇中於數年之後至以堪輿星命蠱者特爲說以闢之所交際雖窮簷下屋或步往造之巨權時貴欵門乞言爲畢陳利害出口如懸河觸胃忌諱侃侃然如對弟子語及別去彼罄折候升此一麾而卽入而初非傲也不嗜酒然喜餽豆觴邀同志與登泛挾冊以往詠歌講說盡日而還處家庭多濶畧旣絕不治生教諸子亦踈其節目使歸于自得至于事伯兄東所先出告反告雖皓首一如其童時其慎密

所先生故循吏又能詩也往往喜道其居官時事及所爲詩亦稍喜道先生官時事若文與詩似謂先生才高于已者先生則數爲東所先生言詞家固自有體我則未暇至于吏事負才氣者類能爲之此不必言至其微處却與聖賢有別未易言也是以先生所爲詩文至多期于適意明道而其官時多奇事人鮮有知者獨其舉鄉約者再救荒者三此則人所共傳而其推建寧時斷死刑者三已註案後稍覺其誣及擢去悉爲記達諸司痛陳已爲羅摭今後斷者得據

記以解其知弋陽亦既報擢矣以時方更造籍垂成恐所釐詭稅畝弊復作又上記願留數月畢籍而後行行則越憑限已一年矣此二者則皆士宦人所決不爲者而解死刑事尤難渭昨與一鄉翁談先生於京邸翁爲渭言當今當大事不避難有過不肯掩昭然如日月之食者惟先生一人渭有會於二者不覺失笑翁詰之渭告以故翁亦欣然而起曰有是哉今兵部郎中故推紹興浦城周公者才吏也於先生爲舊屬實爲渭道先生至言其奇政未嘗不撫掌自失

時先生方在長沙渭未得帥事忽其言不記憶及事先生問先生政事又絕口不言而諸子亦以先生不言故鮮有傳之者是以述其吏事多寥寥然其所講學及所讎著渭則多預聞之或時就商摧然卒無所得於已亦無所助於先生而其勤學苦心皓首而不倦以繼往開來爲已任獎後進翊頽綱疊疊孜孜日不暇給則人人所共知者以故疾革之日猶進門人講易學于榻疾且革諸子泣請遺訓亦惟曰讀書而已問家事咲不荅時偶就側牖寢至是先生遽起櫛

髮家人止之必強櫛已乃起走就正室易榻而瞑為

嘉靖癸亥四月二十七日距生成化 二十九日十

三日享年七十有九初娶贈宜人余先 四十二

年卒于建寧官署繼娶封宜人莫子男六 安寧

州判官唐公琳女曰甲繼先生卒娶項城學

公本女曰丙娶泉州知府葉公信女曰丑娶興化知

府朱公衮女曰寅娶贛州知府陳公元孫女俱補生

員守先生教相率以文起曰亥娶天津衛經歷史君

鶴女儒而精醫理庚余出甲寅亥莫出丙側室玉出

丑齊出孫男十曰堂曰含曰合曰咸曰翁曰翁曰善

曰周曰復而堂補邑生員女三長適襄府長史章君

季之子元綸今為湖廣布政司理問次適渭師江西

僉事青湖汪先生應軫之子延乾幼適御史朱公篋

之子以襄茲將十二月二十 日塋于會稽之橫山

里而先生於渭憫其志啓其蒙而悲其直道而不遇

若有取其人者而諸子又謂渭之為人頗亦為先生

所知也於先生歿且塋今渭為之狀渭不敢辭謹以

所得於見聞者拭淚而為之狀云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七
呂尚書行狀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巡撫雲南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新昌呂公歿之四年而某奉 璽書還自
楚公之子國子君某來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興涕不
可止曰某翁與若翁公所悉也不腆先人之遺幣若
小子日所紀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干噫夫君子
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
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爲之執鞭若子長之於平仲者
故特爲之傳管晏矧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

挹其波承其風後先同秉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夙
夜於 兩朝效命嬰瑕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
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珮周公不問道
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
子則是後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
然遷之傳嬰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少不可藝
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
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
人溯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

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
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延安延安無子子廷圭子世良
自世良公而上至延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
馳皆尚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
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間甫
踰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豪
舞訟者欲因以覘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崇鬼於
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暮易草移城隍所明
夕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耳至霜

月公果丁章夫人憂照闕補溧陽御史行縣羨誤墨
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羨立啜盡一器御史
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

世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
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
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
邊中有大闕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責
廝養卒最不宜者今芻地漁入倖戚貴家宮僚儲本
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

凡十餘並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領南直隸蘇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苦水劇乏善計吏後先孔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醜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譜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奏入世廟嘉之賜金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刷陳牘省費無筭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虜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耶今日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上覽表爲動色公亦

自掖馳歸托其母夫人姑婦間於所善欲以身死國會虜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址丁贈公憂之產其廬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卿少俄復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輸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易民以官民便之率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梟殺戶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貳工部自尹至工改者四並南旣又改址工左公用餉則卒馴帖用工則商輦祠公如其尹用工於址則大橋成晉奉正二品於是癸亥間雲南事漸痺砭者鮮效舉朝則

交共舉公公遂從工左遷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蒞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苴李應朝昆陽平明年春水西宣慰安國亨叛寇霑益夏李向陽方廷美再反昆陽虧遮者索反尋甸公並後先討平之晉兵部尚書兼如故而武定府土官鳳繼祖者世毒螫鉤連他府大小酋僚濟蠱者數十輩遠至貴川相昏因有衆數萬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卑眇向者麓川然孽頤始沐氏數庄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繇并乞符

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從貴走川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裨帥賊果用是敗遁竟授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旣銜公折其權又自恚當公未表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袒賊若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而公自軍興則先子首腰鞞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首領於象馬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按察長把三尺提一寸狸兔爲鷹鷂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栢之廷以故望重若公者則得謗稍改工書以歸而眇微

若先子則交擊以蒙逮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先子眇微則僅脫丁贖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而已矣於是兩翁者痛既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舟幸長有林泉以準換曩昔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竟後先捐館舍噫此吾所以狀之日爲慟移晷三擲筆而未成也公自入仕仕靡不優而爲御史巡松蘇爲部院長治雲南勞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餘姚錢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三

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教事率謹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他若好捐賑爲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所難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七日萬曆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侍公疾勞歿先公八日公塋祭例得 諭越三年撫臣爲請之乃始以某月日塋黃杜原而公初未子副某氏晚始生應鼎穉今來請狀曰國子君應岩用公廕讀書國子者從子後公者也室卽趙淑人姪應鼎聘諸生

俞某女女二長適何兵書曾九萬次適陳鴻臚子世
彬次許聘禮書潘公子復泰並國子生次適禮書秦
公子茂綱次許聘俞某孫佃聘何某女孫女某

徐文長三集卷之廿八

明會稽

徐渭

文長著

陶望齡

周望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祭文

祭北斗文

伏惟帝君禍福續命居怙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

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並
拱降德于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于責報之
微成歲功而不有某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曰衡曰杓
曰魁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旦儼如在以敢依
最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
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代祭關神文

伏惟兼封侯王特謚壯繆蜀漢前將軍關蜀國典分
既以陽扶先主解池鹽涸又且陰戮蚩尤魂魄在天

忠良振古抑揚之權不爽善惡之辨必嚴某父某官
某居官三擢而致罷稍許廉循處世七旬而有餘率
稱謹慎昨年疾疢扣神明而幸生今夏纏綿伏枕席
而幾殆猶蒙餘庇漸亦加餐細省其由不勝自懼豈
曩時封事或七戒之偶犯踰閑致今日病椿苦二豎
而薄以示戒某敢不袞除用物洗滌乃心更設清供
再瀆尊聽凡有罪過宜加某躬幸賜宥原以贖父壽
某不勝恐悚禱祈之至

代祭東嶽神文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八
伏惟大司命特掌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
群帝撫長劍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凡
一寓便留下土是雖志怪何必不言總領魄魂詎拘
陟降某父云云如前

代祭城隍神文

伏惟上公紹興府城隍之神始稱龐姓遠自隋唐以
來近受公封乃我祖宗之典優崇特甚靈爽愈加幽
明死生斯民相倚以爲命善淫禍福有禱靡響而不
應廟枕臥龍尤司水旱聰聞語鬼敢擬膏肓某父云

云如前

祭徐神文

伏惟某獲庇於神者七年而後去去之日敢用眇牲
以告若某罪不當去惟神正直必不幸某使去故不
敢曰用眇牲以報也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翳空西指吳越公膺簡命
其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搏大蹂不知其幾
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點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八 三
視人來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漢繡衣方斧軍興從事
大發淮邳暨燕趙士長戟短劍控弦步騎我當其時
濫服司馬倚之角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止
嘉錫薦臻以寵以錄神武駕馭仁義並參旣賜以珎
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旣有爲死應不泯
追念夙昔恍焉如昨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
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俱爲陳迹

代祭許通判文

君始學於鄉先生張文定公之門盡得其傳於是
文章蓋士林中今兵部尚書張公至託以婚姻而南
海霍先生知貢舉時奇其文至欲以魁天下其見重
於先達如此而官不過判府年僅躋六十豈非命耶
余自戊戌始識君於同年中旣而君知壽光予得益
都遂得以政事相與鎮浙以來勞苦戎務君喪蓋踰
年而不得一哭于庭茲以舟山之役提師駐四明見
君第知樞尚未卽土也遂命縣具牲酒躬往奠焉聊
以明疇昔之愛而已

代祭陣亡吏士文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八 四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
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徃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
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
官某以某物陳于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
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
鈐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殲
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賫品物如前召諸
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
少自寬毋多懟

代祭李太夫人

四首俱墓草

天啓名世必稟鉅資匪直父道亦藉母儀名世伊誰
我公佐辟維太夫人以誨以育當其誨公法度矩矱
非禮之事勿接耳目公則呂公夫人申國公仕翰死
大肆文章旣爲國師造士有方公則文忠母維歐陽
公攝冢宰進賢退濁由母之言以知處嘿母維韓母
公則康伯迨公平章母益嘉慶多母福壽手詔存問
縉紳榮之車馳馬兢母維晉國公則文定自家而朝
維母實勞自始至終維母極榮母生之榮天下所欽

知母之德維其最深今子明公不我遐棄庇福提携
于茲二紀暨諸孫子桂茁蘭揚顧予塵襟每挹其芳
義切通家分猶子母聞母之訃寧不悲楚靈旒南旋
路出武林哭母於旅敢布下忱

感夢祭嫡母文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
展戶自掩兒疹其候呼涕激面脉數以煩知不可理
詭曰其愈頃旦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床哭罷而覺
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兒何爲心

春祭先墓文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噐皿衣服不
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
迨後世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渭去
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鄞前年授經陳平湖縣
中再前年往延平滯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
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寔相似是雖非爲祀死
者而皇皇如然亦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渭罪亦可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八 六
以少原焉渭去年娶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十三月
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
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
痛哉公之生也渭旣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
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
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掩
涕於蒿蓬

會祭沈錦衣文

嗟嗟先生萬里遐荒溘焉沒矣今其來歸髮與骨矣
然而踵相造者莫不闐擁歡忻其視先生也不啻有
生還之榮叶嗟嗟先生墓草幾宿歲轉蓬矣今其來
歸涕無從矣然而走相吊者莫不嗟咨踊擗其哀先
生也不啻有初死之戚斯二者之交發固分誼之夙
成使其人之常有亦胡爲乎若是之嬰情方其權奸
肆逆虜寇馮陵紛狐雄而鼠竊實異惡而同憐先生
于此矍然以興兩上書而伏闕一抗議而爭廷

迨謫邊氓觸帥臣之所忌其于宰輔值舊怒之未平
 遂構謀而巧中遽矯 命以伏礎人皆謂先生非邀
 則迂非狂則愚而不知先生之見素定于胸中也將
 汲汲然以為苟二堯之尚在吾雖生而徒生浮雲歛
 暄白日載啓 帝德同堯伯鯨終棄彼犬羊之何知
 亦望風而惟喙誅賞惟公中外稱快人皆惜先生之
 不得以少延其年親見其事而不知先生之靈有知
 于地下也將欣次然以為苟二堯之已除吾雖死而

血化碧空氣疑星垂萬世而愈期
 頃者滄海之潤不朽者精衛之誠

微言于髣弗應一咲于重冥

代上饋文

於乎痛哉兒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
 革易簣瀕臯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
 卽息尚噓噓也寧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
 三嗚嗚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已遂瞑某謹仰而俛
 思之大人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
 不享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嗇不肉者六年
 資才給館教我大人學偶數奇莫慰大父大人痛之

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
父贈郎于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
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勤謹慎夙夜靡遑志在益展
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
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兒輩未免愆違在
兒尤甚子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
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于此豈特痛之終身抑
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大人爲大人之父母而然
後之一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于

生銜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囑
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期
甘于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以牲
者三日饌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苦於
呼痛哉父吮膽子吮飴命之曰豨女吮痰黎父咀藥
子咀蜜命之曰卽女其吮棘父齏蕒子齏芥命之曰
帶女其齏蒯父啖茶子啖菰命之曰鼯女其啖麩父
食連子食鮮命之曰捷女其食巳之肺肝有渝此盟
百神其殛父來索兒早歸黃土陌管兒一百蚯蚓鑽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八
額日者于靈次當飯午庖鴈烝梁和羹清醑大人歆
之幸且莫苦

季先生入祠祭文

先生之於行簡節踈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
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
乎其大叶先生之於學探本極源既急于其大矣而
著述之精密如蠶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
則又不遺乎其細叶當其仕也爲砥柱于風波之中
有舉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

之盡其在我而不問其敗與成及其處也撤藩籬於
物我之際有讒者始或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
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間
於內與外自釋褐廿年以後不聞其問舍而求田故
其讀書也往往托禪榻以卽安當其捐館一日之前
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孜孜至易簣而匪
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端之舉聊以明
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真尚友於古今之會不特
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願缺典於尸祝之崇

奚啻稽遲乎十載故某等以為彼祀於其校在位之事也而况議禮者古稱為聚訟之家安保其無異同祭於其社吾黨之責也而况評鄉者已定於蓋棺之久共知其為著蔡苟見義而不為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以圖祠得舊栖於刹界遂卜吉以躋神儼音容之如在蓋上以禪風教于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戴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群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

宗之可以為師心事青天曾次霽月兒童不欺鬼神可格國人評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鄉先生可祭於社其在斯人時維仲春牲酒既戒薦以告虔求迪後輩

縣祭文

有鬻珷玞魚目於賈胡者鬻而櫝之而已矣無庸於睨而拭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睨之十拭之則未始鬻之而櫝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珷玞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

也。珉珠魚目不睨而拭之不必寶也。和璧隋珠十睨而十拭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卽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于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其人之見重於人亦猶是也。某等於先生之賢始疑而終信之大畧類此。故謁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求其祀者圖之不敢以。先生有知其亦。樂聞予之言邪。

入鄉賢祠府縣券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韶見之者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司之慎鄉社旣祀而今復祀于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

告丁母

某結髮同母叔子三爲學至于四十有二年中間母與某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姊妹若然宜無事不相周旋也况病死喪葬乎當某囚時某母死叔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不能遣叔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八
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諒也悲哉敢告

告先主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于今凡八遷中間以訟寄主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第不肖所致之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其漸次圖構冀自今已後尚以永寧也

哀諸尚書辭

閔予不肖晚猶蠹雕既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進退維谷秣月蹄霜爾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墮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列以羸彼如不愠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殮無退不拒我昔未老挾管無賴翻墨成鴉迴毫作蠹體刺格爭人所不愜公獨嗜之至奪郎簪輦素逆旅令我毫揮酌以荷花鴟豕侑壘迨聞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扶傷而祖曰此迫冬或閉風露用物以宣非方不可

石首之魚越筠之萌子如不嫌若以備羹公劑我軀
匪藥我愆公豈棄我殆有由焉事有不常鳥盡兔死
羊曇悲來酈炎難起人曰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喙
日千斛涎都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侶
多公一响涸鮒聊渚未卜其騰且弛其縻往秋之會
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騫斯言之宣非我則謾
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接味尺麻組之
如鷲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貴殊以舌爲刀豈乏其徒
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日者相傳
寸楮必匭人往謁公以我墨誓昌歎瘡痂愈噉愈書
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于曹遠自千里凡此峻詛
髡管莫旣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感遇一盼殺身
荆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銜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
而俠之羞庾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
破罟倘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
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

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群喙而爲之
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
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旣遺人
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
之未了而竟先以徃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
不得見而異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
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
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
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君于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
之若莠是以其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
入于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
資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
人已也若平庾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
權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橐而待火者家
家壯激衝冠而攬讎以啗啗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
而戟手茲蓋芒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

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醜酒每集於庭公又敬而
晏交儕攻玉而寡能嘗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
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石之友朋公且將爲
秦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
今君因未之值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
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牖恍燒燈而
剪韭儼掀顙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
悲長夜之靡晝

祭羅母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奇
恒耳至于王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探鑛而識焉砂則
按其床而定焉故至寶奇英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
於人聃之產鶩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
於吾聖哲稷之拇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今
子是美玉也良金也芙渠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
也其兼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聃也鶩子也其于母
借言之聃之玄鳥鶩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簡
狄稷之姜原不可矣夫人莫難乎垂名尤莫難乎天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八
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無憾矣奠而不免于哀者是予輩之私情也

祭少顛文

計子與予遊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七年子其幾于反炎涼者耶殘於瘍而床且杖十年矣顧飲不廢而竟餞往於酒子其幾于忘生死者耶卽吾或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法于我而竟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

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香而別辨耶吾待死人耶卽死當飲子於地下倘不死而能澆子於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以爲情耶子方外士耶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予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祭沈夫人文 何母

二首

長項之里鍾瑞發祥一水環之擬彼洽陽實生夫人今善淑婉載在周風采繁之婉旣孝而敬亦儉以勤爰若舅姑宜彼夫君維舅與夫豈儕輩等並爲上卿

世美特盛辟彼宮絲旣洪以宣而商應之其匹實難
維我夫人美懿具足同質鵲巢符惠樛木拊此後昆
繼仍遠範始箕而裘初陔彌蔓凡斯咸德萃於一身
宜仍茂錫臻此遐齡奄然厭世遂捐筭珥凡我姻連
相向而泚道里修阻職守所拘賦詞寄哀掩袂以書

徐文長三集卷之廿九

明會稽

徐渭

文長著

陶望齡

周望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雜著

壽中軍某侯帳詞

恭惟某官名高勲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祖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真人之運
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
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隍塹
深楨幹形而河山壯紆黃拖紫未堅及裔之盟烏鐵
圖金僅亞剖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
蓋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闕帥鷹揚賦質高懷
每在風颺猿臂呈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
道以書劍不敵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
篝燈夜案下帷朝窓取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足用

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
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明棘院以先驅自超轅下向泮
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
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聞去携矢以校優歸縮
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曾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嬌親授
白猿劍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勺投醪片言挾纊
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蜃氣息滄溟
之外自襲後猗之繡繼提閩浙之戎侍鈴閣者數人
運籌策于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恭

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
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
長驅韓范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劍霜寒坐
控華夷之鎮禮羅旣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
群策而畢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
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進
疑毋從其決探丸斫吏四方憑羽檄之馳借筋籌兵
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
空弦發浦霜霄之月百金七首芒抽穉水之渠

跨松陵南連定海狡兔豈惟三窟逋首積以多年所
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
道無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釁鼓翻鴈鷺以爲
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
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誕乃屬首春錦筵麗
以初陳異香遶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
樂作營中鼓吹雜饒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
列簾櫳光華似錦醞金致幣偏裨徵蕪語以稱觴染
翰操觚肅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績流燕石名茂龍

行長三集 卷之十九 三
驤垂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鵲印爭看搃月之
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
以登樓誰言興淺借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矍鑠漢
翁不忝撻鞞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盡
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偏薦
彫林花未着已含香墻東坐見青油幕王帥笙歌借
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鷓鴣杓

壽中軍陳侯帳詞

恭惟其官性資英爽才力超凌學富詩書技閒射獵
陣當孤騎一身張皆膽之雄天與英姿雙目炯瞻星
之彩衙開城北路接西湖彎弓穿壕上之楊走馬映
堤邊之水况于橫探虎穴少比甘寧悵望鳶溪老期
馬援抱奇才而未展懷壯志以須時乃有元老胡公
浙藩開府當鎖鑰東南之任操鞭笞夷夏之權廣集
賢豪遍徵管庫聽輿人於道路拔麾蓋於士師試一
語而卽奇歷諸艱而益奮日籌帷幄何殊入幕之賓
時向戎行屢著探囊之獲古稱記室必有名賢猥以

未流亦叨徵檄英豪相合何妨肝膽之傾筆劍爭雄
宜有薰蕕之異而一爲傾蓋屢促飛觥共寓海濱數
慰羈旅樓船時泛或承水戰之符羽蓋尋還間預山
遊之榼雅懷接士折節爲恭茹飲斯情宣揚無會頃
者中龜在望嘉誕其時雲物清明風光爽塏凡感下
交之誼俱興上壽之懷且以贈言屬諸庸鄙而余方
以無人繆公之側孰可安身有意班生之爲何難按
筆適逢嘉會可謝徵詞第以走賀臨期遂爾揮毫對
客願乘玄鬢早收退虜之功去從赤松應在封侯之

日言之不足綴之以詩

清醜萬里高明月粟彩擢金影初茁錢塘江浦夜生
潮游人訝道流春雪水月清寒蒲綺堂當年此日試
蘭湯會看老將成功日頭上貂冠插羽長

李彭山先生舉鄉賢呈

紹興府儒學山會二縣儒學廩增附生員某人等

呈爲崇祀鄉賢以勵風化事遵照 欽差提督學校

副使 學政內一欵凡有推舉鄉賢必士論鄉評果

無間言先經該府縣覆勘的實然後備開行蹟呈來

後文長三集 卷之九 五
以憑查覆等因訪得已故會稽縣原任湖廣長沙府知府季本賦才卓異迥絕人群好學精專真由天性幼以麟經魁省遂掇甲科繼由劇郡理刑薦登柱史兩旬連疏奮不顧身萬里播遷了無愠色歷官中外隨所至而有聲任世升沉率一真而不變迨於家庭鄉黨之際益敦溫良孝友之風哀思考妣終兩喪不入閨房敬事伯兄雖白首猶親問候開心瀝膽嬰孺無欺排難解紛孤寒有賴若夫早年悟道親傳新建之宗晚歲研精一洗舊聞之陋慨然以斯文爲已任

儼乎與往哲而神交遂取六經諸氏之繁幾彙著草創成一家獨得之見以付名山是以致門士之景從不遠千里屈群公於優訪問出一奇又且老不廢書至疾革猶談周易貧無別業當傳經每借禪居斯蓋成已成人委有裨于後學立言立德庶無愧於古人向當捐館之初已切萎喬之嘆茲適蓋棺之久益深仰斗之思所著有四書私存三十七卷易學四同十四卷詩說解頤三十八卷春秋私考三十六卷讀禮疑圖六卷樂律纂要律呂別書各一卷說理會編十

六卷孔孟圖譜四卷共梓書九部行於世又文集二十卷藏於家遺言具存往行可考列諸賢祀允協輿情伏乞轉申施行爲此聯名具呈須至呈者

羅封君舉鄉賢呈

某等竊見某縣某鄉某人童年而孤出後其叔旣婉承其繼母又兼奉其本生至兩家喪葬之儀並一身擔當其事迨祖妣叔之諸墓並馬鬣而堂封卽孟仲季之皆饒不頭會而箕歛課成宗伯爰及諸郎並拳拳以忠孝相期不汲汲以榮華爲務身蒙封典糲食

麗衣鄉欵大賓杜門避席而且唱隨白首綽有孟梁之風鄉里革心恐爲陳王所短此真倫理綱常可稱領袖辟如布帛菽粟不墮虛文至於細行雅言遽難枚舉民謠墓錄見可采聞恭惟明臺人物權衡勸懲衮鉞如斯隱德亮所欣聞准賜覆行內諸賢祠其於風化不無少裨云云

修開元寺募緣文

會稽縣南有開元寺者當四隅塵市之中爲萬歲祝釐之所構初傑特映金碧以飛翬歲久傾頽混窠

巢而栖鴿乃至冬春首旦 聖哲華辰儼龍輿之上
臨借鵙行而旅進群工踴濟方肅山呼環堵荒涼幾
同綿叢乃有僧性恩者來從秀水歸自補陀言報國
王之恩無地不可乃用沙門之教鉗體而盟將以取
彼廢壇行且擴爲雄宇願苦心之巧婦難炊無米之
舖紛有鏹之張郎可犯拙施之誚嗟乎髡顛行脚尚
識君親戴髮含哺寧忘帝力諒群輸於經始期不日
而落成則尊嚴 黃屋庶傾蜂蟻之忠兼覆蓋金身
必獲天人之福隨心所施列諸簡端應手而投毋同

餅畫

義塚募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
蟻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白君受采者舊
嘗捨棺以埋是爲點痛而灸辟彼乘輿之濟不若徒
枉之成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
可得卅金用以倡率鄉人矢將共成義塚然必周以
墻壁翼以室廬使住守者可栖舐涎者無隙庶幾掩
藏無主之魄免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啣

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槩
及則泛而不能廣募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舉
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群公迨他時掘壙穿泉亦難
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觀慨然輕樗
蒲百萬之輸芻米僕賃之資 不過費閣下一朝之
享此義事而不舉彼浪費而樂爲孰重孰輕必有能
辨之者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絳記何由爲人炙口昌黎偶爾

籠睛壯夫不爲

愧雕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誦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
試官軋茁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聲牙靺鞨非真空青
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鷗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
且瀉夜叉泥一馬桶齷齪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
書符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興雲出雨
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母乃大苛弄向孤琴廢幾
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指水指樹以釣遊尚云可祭於社立德言而垂世豈

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道
宗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之
勇疾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真成皓首以
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百
萬言而有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舉
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真至於褐覽博
惴之而決所不爲期於自反而縮如湯沃雪過則改
之點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間然矣儼
青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泰山

之景仰有功絕綫無忝縣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一
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壘之於桑子卽不死而猶
當祝尸况蓋棺已越於十年願賢俎尚稽於一席鄉
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穎上郁君撤已所居慨然義
倡爰及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微疴未
緣謝榻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埴徵材陳磬伐鼓木
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夫
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聞者莫不捐所有以助成卽
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嗟此舉

之爲晚雙檐鳥革群楚龜趺得孤僧禮大士以懺悔
之傍卽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蘭
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君
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恍
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瞻依見
於羨見於墻危坐卽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亦
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頓減紫陽之精
舍哲人卽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悒悒方始試聆珠
貫併入斤風

拋梁東舊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
坐絳帷中 拋梁西綠浦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

好護先生親自自有留題 拋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
向使挂冠如不早註書那得細如蠶 拋梁北小池

長洗箋餘墨草色猶爲書帶青墨痕肯減蛟蟠黑

拋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遣隣
猪此中放 拋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獾猶知祭

本原虎貓尚得迎田蜡

伏願上梁之後道綿百世祠亘千秋見而知聞而知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莫不興起前乎此後乎此相與彰傳毋徒學司馬之
低回於宮牆習禮儀而遺道術要當法扁輪之妙忘
於心手舍糟粕而嗜精華庶幾無負先生著述之苦
心宗盟攸賴亦不孤諸君祠宇之盛意香火永存

鮑府君醮科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
神無存亡存亡既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豈專一方
胡越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隍神出以入

兩龍是襄薦芳登糗俟神於堂神之來兮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伏以籲天祈嗣誠上感于玄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
華誕况賢哲之苗裔神鮑叔牙之後兼體貌之異奇長而狗

齊生惟正直秉恢弘慈惠之性負游田任俠之資捐
鬪龍于海中射伏鹿於山石以茲豪宕不顯英威既
而鬻米以活萬人援兵而弭群盜却飛蝗於郊野護
渡蹕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民
到于今受賜功從振古無前今醮主某深荷洪庥預

蒙陰騰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志
心妙道猥奉蘋蘩之薦仰于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
伸奉請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
君之康樂既俯從乎衆請遂少憇於人間瞻佇鸞旌
攀援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
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
鑒黍稷之非馨取蘋蘩之昭信尊罍在手再挹流黃

祝史陳辭未熙純嘏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步虛宣疏

伏以為喜為嗔視更顏之師覲李賀詩既醉既飽馮載

起之皇尸雖塵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援止
蓬門荒落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會
幽明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
之禮匪為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驤之
止轡敬鵠立以遮鞍法衆敢依酒陳終獻

回輦焚燎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
之數俯垂臨鑒過爾夷猶顧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
超舉瞻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
之爇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于干祿之文也
顧嗜古已卽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
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
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
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
見人道友琴生曩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蹲
几下久不去座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
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

而况於人乎又况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
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
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有桐時蠶不絃時匠不斲
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
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
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
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
曰諾

一吾說

某君名萬應字子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予予應
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
道者也曰吾弟也少知讀近世爲生者書道則未也
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
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
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
漁於鳥鶩焉鷓焉鷺焉鷗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
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頃之沼筌者焉罾者焉鈎而
緝者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五
觀漁於海之島鳥非鶩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
操百斛之罟左得其綱之希而右捽焉已不失其目
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斂也若鳥獲舉千鈞
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
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已苟別之則
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書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自
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
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卽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
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非有思
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
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
龜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于聞
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

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翳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痿痺也始而惟是患也旣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

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也而卒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痿痺爲苦而以聰明運動爲安舉天下之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者爲自然矣而况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已漸有薰染之習馴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奪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播

遷流浪百孔千瘡其在今日亦猶既壞之耳目手足
舉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神特有翳與盲聾與
塞不調與痿痺甚不甚之異耳而况一念流轉善惡
易形兩可相凌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宮又忽然
忸怩間居之小人始而爲不善繼而愧旣而又作僞
以著其善又如取予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
炳立於可與不可之間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
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
家故蓋舜入宮自然也忸怩亦自然也間居爲不善

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旣而又作僞以著其善亦自
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
病者孰知其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間居之小
人猶可言也何者入宮之與忸怩爲不善之與爲君
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景界頓別
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閒微細而罅縫難
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沉溺况於未
泯之良時亦弋獲訟過之念似障天真於是見起
者爲本來踰距者爲帝則因真恕妄所遺實多將清

淨者喜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洒脫而放肆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窮詰辯難又將執是說以蓋藏其過文飾其奸矣故盲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而以黑爲白白爲黑自以爲明者難稽也聰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喁爲于于爲喁自以爲聰者難稽也痿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辨也惟少能持行者而并以不能者爲能難稽也憂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冒自然者之至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

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本自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也說之無益於工夫也旣病之人心所急在於工夫也苟不容於無說則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翳者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反窒圓機亦或

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後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提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少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之麓也蓋先生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惟聖人常戒常懼無

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暗室不能見物苟得日光還見龜毫不幸盲瞽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魄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爲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旣失其顛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呼谷應聲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渭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盤跚思振非

以多言敷衍期於畢露瘡痍伏覽茲文悵焉援筆既
請正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丁酉對夫良對

幸不幸言替口

對美對然入

對工夫

對言

書古本叅同誤識

此本為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字通復者當正德丁丑

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為魏之經五言者

為徐之註賦亂辭及歌為三相類為淳于之補遺並

謂已精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為類

乃俞琰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渭細玩之

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琰蓋幸而徒興是念耳使

果為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為之別序此

書乃云近晤洪雅楊印峽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

函古文叅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既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觀此則慎之所聞于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訾一誠反以一誠爲竊盜夫一誠之可訾乃特在妄編耳豈竊盜于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琰之意而以爲出己意則可也一誠失于信人慎失于信古務

博而不理述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類豈可盡信哉

又有稱王圍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

善本遂捐俸以刻則王圍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

慎都不檢點以爲杜一誠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

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

則慎將謂一誠卽王圍矣踈一至此耶 此書王圍

山人序一 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 叅同契跋一 號五存不著姓名跋

中稱仲子其必 誠之仲父也 杜自序一 又別序一 楊慎序

一 愚揣諸序之跡王圍之刻 以人竊得杜本而托以石函 楊

慎之序刻則杜本始出矣而黃圍序嘉靖癸巳秋

自會稽來貽善本而五序跋正德已卯二月作中

已捐俸以刻之語為仲杜一誠自序序後列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為

得經註一正書未出而為人竊去冒托他姓以覓利

反謗其偽作之語敬心杜幼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

父類二篇為一冊一經文箋註三相類篇末各自有序

一經多四言間有散文註雖五言或有四言句一三

相類文體無待更訂而經註杜一誠別序不著日

節次或有差錯以待後賢楊慎序嘉靖丙午仲冬作

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則中有會楊憲副說

非僕所敢望也之語南人掘地得石函有參同古本借錄之未幾人自吳

中來得刻本妄云精思豁悟及觀其書之別序又云

友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

為掩耳盜鈴之語今楊慎亦刻此本中則非杜盜其

書也可知矣

解

井田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臆臆不通之患廢井田而為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為陸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田

上之由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
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輦輸並得直抵
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田避田則
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廢
不特妨水且妨陸矧日無以限戎馬耶

雜記

祝僉事爲神于南昌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爲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天
樂都人也天樂多山少文采而祝獨雅馴貌端朗面
白皙光采可鑒嘉靖壬子武進薛公應旂以提學副
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祝亦居叔季間遂舉於鄉
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
南昌已而役表旣還道病欬血齋趺七日起謂其婦
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兒當有

立好爲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旣而曰非久當自知之越數夕其家人曰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于窓戶上檻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昌缺城隍有日矣帝須爾主急爾入好促之行某起趨入取主紗帽若圓領帶以自着跪促主如神官言舉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已朝衣冠將服之又今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卓婦愈怖不辨神官則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拶其手痛不可忍呼嗷噪突

入號迫婦乃辨某出覆神官云卽矣凡官所言動他人都不聞見悉某迭爲之祝于是着冠服飲酒畢赴廳事則群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衙甬某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日隘爺路祝遂登座執笏以俛雨如注霹靂震其墀祝逝矣櫬停道中者兩旬時時香縷出櫬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盤筋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史者信人也祝延教其子親見之故爲予道甚悉願曰此道中舊固多崇予曰崇不能如是其後予北上過薛公

以告公戲予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子又不
及批其文曰似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俞生
矣相與掩口而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臥數日
不醒視其臀與手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
始得詳俞尚未隸學公第文既首我而領牒
赴省試則躡音俞故予與以戲公也

沈弘宗

沈君弘宗者會稽縣人也與予同時為生而異學宗
自隸會稽其後以貢入國子舉于其鄉就除得黃岡
知縣久之調武昌代為黃岡者曰其初到官方涉筆

書卯籍坐廳事忽見有物如兵卒者持白版以入曰
奉冥遣召黃岡吏沈弘宗某曰弘宗昨已赴武昌調
某某也非弘宗然猶什地若蹶者兵卒謝而馳有頃
某起遣急脚訶武昌則弘宗死一日矣

隍災對

萬曆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巳丑霜降前二
日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卑舍仰射殿角
諸簷遂并燬以入昇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
首殞火宴殿宴殿首亦殞或曰諸徒哀而掬落之果

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神以十數侍從珣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庖子亦預徙值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衆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殿兩衡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恠且怛之明日踵相質未有以復夜臥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抗世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

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儆夫牧如公之借撻於伯禽耶卽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撻伯禽亦足矣而罰又何至于是曰人有等西施之髮於鄭旦者非莖數而寸量之也其玄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寄責於身也亦夥矣卽小不憚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爲而勢與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

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願且爲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撻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萬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於公之撻伯禽也非按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罰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也宇可復建也故二氏徃徃言元神成之日莫不土苴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况

土木舍乎又况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而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爲借撻以啓牧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穆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千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

吏遠婦寃之可也衆邇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蚩蚩徒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尋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于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然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恒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為也非我不能為也彼亦不能為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附記質隍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罰殛與曰不奪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斃與舍而作與曰斃斯作矣故自火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孰主其去也乃飄兮若脫罟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神

自禱以諍與曰孰舍其田以耘人妻諍其夫而燼厥
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舉非一與越則二之神不
引而他宅與曰神固二之吏嘗一之神固怒而殛之
豈昔不耻耦而今則厭夫不示馮于物示夢于栖
可以告斯象則何燔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營民有家
不戢於辰鶉則燬爾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
立捍之民而有災神捍靡遺鶉也耳而神不能庇令
赭厥居曰術者矜數曇者怖劫魯叟鵠理以操決拾
乃數之翼斯垂而劫之羽斯鍛神茲所遭匪輪伊劫
意者曇破的而魯將示罰與曰數兮劫兮非理莫衷
彼曇者所云謂冥爽之幽滯災輪轉而未窮非示災
必昭昭苦土木以代厥躬由斯以推義與首問者同
上十儼不一中茫正鵠其何知以子爲弄曷控厥弧
而告以厥機曰鵠亦未我於子姑徐之

府隍神有二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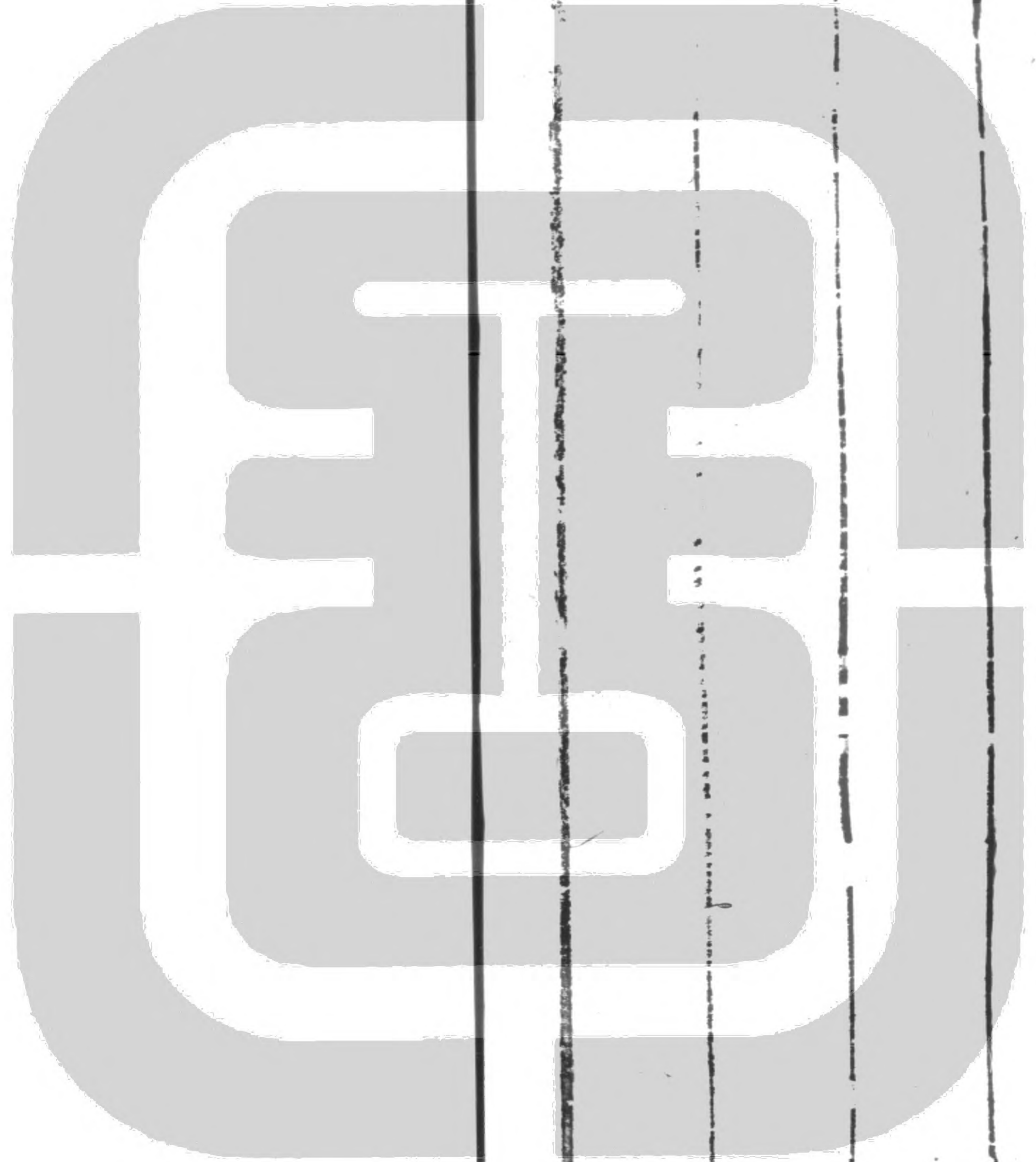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舌臥龍山之顛
曰隋總管龐公珽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
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禱祀者

後文長三集 卷之五
處山北則陟顛爲便故顛有祠審爾則顛之祠似後
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
則麓之祠又似後顛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
曰 高皇帝有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
隍主並作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珽守越近不
珍頌 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
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
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 聖祖擬新封神之主
又遣不什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神言令負以匿初

未信也再夢乃獨有神履如飛至顛重不可步曰神
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推以呂
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神
一不亦 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

高皇皆未聞有聚主事卽欲斬不什者誰敢匿且
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
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
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何知是府漢中
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揆塋是山之

西則神又似真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吕公珍耶或者
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
然以予所考諸紀 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
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况
有兩民以人祠麓以吕則可也



館藏

卷之四